光緒山西通志

鄉賢錄八　錄二之八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等

旨監修

唐太和至天祐　五代唐晉漢周附九國吳後蜀荊南

王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人閤上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耶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參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荊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尋知制誥楊憑斥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既陝州刺史母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與民期不擾自

辨穆宗立每言仲舒文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宰相間之除江西觀察使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宴樂他用可乎出錢二千萬代之有興浮屠祠屋者驅出境卒於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謚曰成仲舒尚義聚所居急民廢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王播字明敭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僑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超擧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歷侍御史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爲副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請禁軍屯列畿內者出入無

劇猾佩纫勤戚家無馳獵近郊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置格律坐删商虎取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窺其私時討淮西急餽餉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上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皇甫鎛忌播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宵易印詔聽自隨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初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王守澄薦之復領使文宗初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强濟稱天性勤吏職每

視簿領紛積反用爲樂署吏衔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
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焉
王起字舉之播弟也舉進士入賢良方正異等釋褐校書郎
補藍田尉李吉甫辟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
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諫畋游歲中考第一賜
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播居宰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
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
支奏營田盩武鄉衛曠士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歲蝗旱
下令家得儲粟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
從寘於法由是廥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
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修復濆漢塘堰與民約爲
水令遂無凶年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文宗好古學嘗時

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上數訪逮時政俄兼太常卿
俄使上題詩太子笏以賜詔晝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
如此又使廣五位圖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
少師上知其貧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武宗初爲東都留
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上患選士不得才特命典貢舉
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鑑擢
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
世所罕入辭上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者老朕有闕當以聞
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請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
諡曰文懿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
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輟廢書無不讀一經目不忘上嘗以
疑事質起具牓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他撰集亦

多

王炎起弟也元和中舉進士累歴官曹著有聲績終太常博士

王龜字大年起子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冑氣任𠂻達里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詔許終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譯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悶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王式龜弟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

史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河曲民流徙它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㦸胡亦飢將入寇汾澮閒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當避晉州刺史以晉最稱從安南都護取一年賦市芀木豎周十二里浚壕繚栅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忠武戍卒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交趾懼式威譁曰黃頭軍將渡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牆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至式始上輸占城眞臘慕義悉入獻甯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式發廳檝皆東廨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集土團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利慈谿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式曰甫

竊發不足畏若澤璈乃巨猾也窮治其奸皆搒死咸通三年檢校工部尚書徙武甯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銀刀亂軍能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王鐸字昭範太原人播弟子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由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始由鐸得進士時竊政權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出東都分司召拜太子少師從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

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時高駢數偃蹇每入對必憶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褒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殺賊故巢戰數屢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己乃構鐸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已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過魏樂彥珍子從訓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弟鐐累官汝州刺史

王璠字魯玉太原人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儀宇峻整著稱於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

未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李逢吉特厚之驟拜御史中丞久之出為河南尹內廐小兒頗擾民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為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修舉政事有名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為浙西觀察使李訓薦之復召為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宏文館亦遇害

王正雅字光謙太原人山南節度翃子也行謹飭崔郯器之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為萬年令威震豪強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監軍怙權謝病去入為大理卿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官溫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梁肅

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
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中以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再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
訓誥溫麗多所槀定上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
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初出爲劒南
東川節度使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寶歷時復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初召拜太常卿
以吏部尚書總鹽鐵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久之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訓敗乃及禍涯質狀頎碩長上傒
下動舉詳華性嗇儉不蓄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當條上衣
服室宇制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議遂格然年過七十嗜權

固位不能潔去就以王覆宗子孟堅爲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掞校書郎皆遇禍後令狐楚言露胔不藏深可悼痛上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竊盜發其冢投骨渭水涯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温造字簡輿侍子姿表瑰傑性嗜書隱王屋山壽州刺史張建封聞而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妻以兄子時詔擇縱横士往說劉濟建封彊署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詔馳驛入奏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上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止復去隱東都烏重允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爲太原幽鎮宣諭

使賜緋衣至范陽劉總櫜鞬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矍然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宏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出爲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遷尙書左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柬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上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與元將衛

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旣入前軍呵護諸門造欲大宴視事曰此監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劒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衞出之詔流康州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爲兵部侍郎出留守東都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用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

遂弟遜遜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爲邑宰解印綬去
溫璋造子以蔭累官大理丞除平吏盜官物而焚帑璋劾得
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
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以爲宣州刺史事旋平就拜觀察
使擢武甯節度使銀刀軍驕橫惟璋政嚴明相率逐璋徙邠
甯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鋤宿弊豪右懾服加檢校吏部
尙書同昌公主薨祭醫親屬三百璋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
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狄兼謨字汝諧仁傑族孫及進士第辟襄陽使府剛正有祖
風令狐楚薦授左拾遺數言事歷刑部郎中蘄鄧鄭三州刺
史歲旱饑發粟賑之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遷御史中丞
上日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愼兼謨頓首謝江南觀察

使吳士矩給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譔劾奏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己貽弊一方請付有司治罪士矩遂貶爲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爲尙書左丞命爲益王傅俄領天平節度使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

李景讓字後已文水人憕孫也性方毅有守實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拜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景讓事母鄭孝謹雖老猶被箠敎已起欣欣如初故所涖有聲家行修治閨門唯謹入爲尙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南視事劾免侍御史

孫玉汝監察御史盧俏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蔣伸輔政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誚之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景讓好獎士類嘗推引李蔚楊知退所善蘇滌裴夷直皆被擢始為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性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斵其騎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號樂和李公云

李景溫字德己景讓弟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遷水部員外郎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韙其正弟景

莊亦至顯官

唐扶字雲翔太原人知制誥次子也歷屯田郎中太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繫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

唐持字德守扶弟中進士第太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尹杜悰欲託親故持輒辭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王凝字成庶太原人翊曾孫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寖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商州刺史徙湖南觀察使僖宗召爲兵部侍郎尋以祕書監分司東都郎拜河南尹乾符四年遷宣歙池觀察使王仙芝黨

屠建德凝遣牙將孟琢助守池州賊益兵來攻寘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戰不勝斬以徇諸將皆股慄以死禦賊賊不能進復發强弩拒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頴解和州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宴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不聽至南陵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卒恣橫凝讓曰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奪民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凝益儲蓄繕完以備賊至不能加會大星墜庭術家言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一方何賴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以上太原府

薛廷老字商叟河中寶鼎人御史中丞存誠子也及進士第
議正有父風寶歷中爲右拾遺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
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寖壞奸邪放肆上厲語曰
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上變色曰興作何所元褒
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卽應論奏然見外輦材
瓦絕多知有所營時造淸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
餅故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嶺南節度使鄭權以公庫寶貨
輸鄭注家廷老表按權罪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
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告滿百日出爲臨晉令文
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以疎放
罷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偘偘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
侍郎子保遜第進士累擢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甯中禮部

侍郎貶硤州刺史

盧簡能戶部郎中綸子也第進士性長厚歷駕部員外郎太和九年鄭注拜鳳翔隴右節度使請察屬李訓舒元輿慮其豪俊爲助擇長厚士以簡能與蕭傑同爲注判官注敗遇害人皆冤之

盧宏正字子強綸子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討劉稹宰相李德裕撰魏博成德請地乃以宏正爲邢洺磁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使判官司空輿檢鉤鹽正課入歲倍踰年出爲武甯節度使銀刀軍不法戮其尤無狀者終宏正治不敢譁優詔褒勞丏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於鎮贈尚書右

僕射子虔灌有美才終祕書監

盧簡求字子臧綸子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再為裴度元稹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為招討使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黨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為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善綏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帥或與詛盟質子弟寇掠不為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俾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芳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進士第嗣業子文紀

敬晦字日彰御史括之孫也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馮嘐聯舍嘐廷責大吏吏員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

將十輩中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閩府咨美累擢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眞挾詐御史平與湘獄得舉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歲逆饉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兗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肅晦兄昕暭弟昈煦皆第進士昕爲河陽節度使暭右散騎常侍世龍其家

司空輿河中虞鄉人有風幹嘗大中時盧宏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

司空圖字表聖輿之子也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爲主司特所獎待凝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

察使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奏劾左遷光
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屬
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卽表爲僚佐會攜復執
政召拜禮部員外郞尋遷郞中黃巢之難將奔不得前圖弟
奴段章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
虛死溝中圖不肯往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拜
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
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郞
召謝闕下數日卽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郞以足疾固
自乞會遷洛陽詔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柳璨知無意於
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
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

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脩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世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預爲冢棺歲時祠禱圖與閭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梁初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洛陽信不食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薛廷珪祕監逢子也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尙書左丞以官告使至汴客將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以上蒲州府

渾偘字復貫中書令咸甯王瑊之孫也父鎬唐書有傳嘗寄貲財於代遂爲代人偘九歲由宏文生擢孝廉第篤志於學以通敏稱長慶中累官太府少卿文宗讀國史念瑊功以渾氏時無大官拜偘金吾將軍賜金紫歷事武宗宣宗由太僕卿至檢校刑部尚書偘有將帥風又明習文法以吏事自喜嘗出補郡莅壽陽鎮回中所至多治績懿宗即位授義昌軍節度使始至則奏鐲水旱逋仍時糧爲儲蓄推誠於下辛苦率先百姓文武吏謳歌借留詔許留句歲咸通六年以疾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康 代州

柳公綽字寬解人僑華原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爲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每飯不過一器歲登乃復或

問之答曰四方飢病獨能飽乎由開州刺史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與裴度俱爲武元衡劒南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奏太醫箴以諷上高其才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時方討蔡詔發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請自行許之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除給事中宣諭鄆軍州復命拜京兆尹母服除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宦官嫉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

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寶歷元年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具軍容伏謁左右諫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亞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復爲刑部尚書姑鞭婦至死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太和四年爲河東節度歲惡樽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均回紇遣李暢驅馬萬匹來市待以至意暢德之不妄馳獵陘北沙陀部勇武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妻母來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曰爲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謚曰元公綽居喪毀瘠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吾涖官未

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皆取士如許康佐鄭覃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鎭夏州表掌書記入奏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上問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上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改右司郎中宏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與六學士對便殿上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上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上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

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甯而議者頗有臧否上疑之答曰旼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上曰女自參承太后耳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戸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命送女還旼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爲右散騎常侍累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公綽嘗曰家弟本志儒學蓋匪止以工書名也

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

史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武宗築望仙臺與
諫諍切御史崔元藻按吳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
不爲嫌奏拜京兆尹政號嚴明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
裕頗抑進士科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往
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爲姦宣宗初坐德裕厚善出爲鄭州
刺史節度使周墀高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
郎墀罷乞宰相惡仲郢左遷祕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
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
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
貪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
鹽鐵轉運使劉晢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言名分不正乃
賜綵遣還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

東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貶賓州刺史咸通五年爲天平節度使卒於鎭仲郢方嚴尙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取其兄子從質爲鹽鐵推官毎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鎭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毎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廪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家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柳玭字文元仲郢子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鎭西川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鎭其積

倖珪不納悰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宏文館遷右拾遺仲郢請令就養詔可終衛尉少卿

柳璧字寶玉仲郢子擢進士第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瓚桂州規正其不法瓚不聽拂衣去尋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柳玭仲郢子以明經補祕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三疏申理湜後得蘩嘆歎以爲其言雖自辯不加也出爲嶺南節度副使府中橘熟既食納直於官除起居郎黃巢入奔行在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爲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復官爵柳氏世閥玭常逃家

訓以戒子孫焉以上解州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累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御史中丞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上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帽氊厚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上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是討賊益急十二年宰相李逢吉王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卽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士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而出李逢吉於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爭奮府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夜不然燭饋遺酒食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鬭死抵法餘一蠲除民始樂更生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止之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策勳進金紫光祿大

夫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戸三千復知政事三上書極論程异皇甫鎛不可相不納自上即又不聽纍人始得乘罅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誅之卒爲异鎛所搆以檢校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初進檢校司空加鎭州行營招討使討朱克融王廷湊旣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宏簡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眾心復交章極論會中人使幽鎭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上悟詔度由太原

朝京師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
敢桀皆願罷兵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
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
目李逢吉旣相內結宦官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
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家敬宗歎宰輔非其
人使凶賊縱肆學士韋處厚上疏上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
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上於是復度兼平
章事詔復使輔政先是上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
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
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上
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

由人與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己并訴所賜濫惡又匃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上用度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劉克明之變定策誅賊黨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奏討平之郎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太和四年數引疾上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册禮度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跡避禍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上書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閹豎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集賢里第午橋綠野堂把酒不問人間事而上知度年雖老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

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
上命吏部郎中盧宏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
度乃之鎭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
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句還東都眞拜中書令臥
家未克謝上賜詩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六上聞震悼以
詩置靈几册贈太傅謚文忠賻禮優縟命京兆尹鄭復護葬
度臨終自爲銘誌上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
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
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旣有功名震
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
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輕重二十年事
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宋廟

食
裴識字通理度子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討劉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尙恐熱上三州七關宣宗擇名臣屯守以識帥涇原親臨遣識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立將士戍限親七十者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尙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甯靈武等軍進檢校尙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禱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鎭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謚曰昭

裴潾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陰仕元和初累遷右補闕及伐蔡復以中人領館驛使潾諫止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柳泌韋山甫治丹劑潾極言金石性酷烈燒治積年

包炎產壽未易可制貶江陵令穆宗立召為刑部郎中前率
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斷贖金公成受
賕不訴以赦免濟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
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
蔭免公成取賕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詔元衡流公
成論死久之由給事中為汝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
都還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召
拜兵部侍郎出為河南尹復還得官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敬
濟悉心事上疾黨附嘗纂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柳泌等
誅世益謂濟知言

王質字華卿龍門人通五世孫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
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眾年逾四十無進取意姻友苦勸

乃舉進士甲科由祕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歷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得罪與諫官伏閤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申錫得不死爲宦豎所惡出號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白畏愼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善德裕而中立不爲黨奏署幕府若河東裴彝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賁皆一時選云

裴樞字紀聖御史大夫贄子也咸通中第進士龍紀初歷給事中改京兆尹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朱全忠聽命昭宗悅遷兵部侍郎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

初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柳璨聞卽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以上[illegible]州

顧彥暉豐州人與兄彥朗並爲天德軍小校軍使稍進秩同率軍復長安彥朗遷累右衞大將軍光啟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彥朗與王建雅舊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郭梗敬瑄告難於朝詔和解會

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緜州刺史楊守厚攻梓州彥暉告急於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景福元年詔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赴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緜州回襲彥暉彥暉不敢出建遂擊取巴閬遂渠通果龍利八州上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四年建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凡五十戰圍遂固上仍遣左諫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瘑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瘑賓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時麾下兵猶

七萬云 鄂爾多斯 蒙古部

右唐太和至天佑三十七人 案王柳許族多儁他郡而史皆繫以本籍自無可議若郭元振白居易則止姓望史並不著爲太原人義不得濫及矣舊志又列張巡於芮城渾瑊於代州似因其後裔占籍而追溯者又烏重允以其父承玭曾官太原遂目爲太原人準是以言將名宦子孫其爲晉產者尤不勝書矣茲並從删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太祖出獵至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召其父問爲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命弟克柔養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兄珂爭立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梁遣丁會應李罕之嗣昭與戰含山執其

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天復元年梁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復取汾州斬叛將李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甯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走梁軍圍太原太祖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輯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周德威戰死梁軍登無石山嗣昭轉擊山北而莊宗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

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爭登山梁軍遂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權知幽州居數月代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契丹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閻寶敗於鎮人代爲招討鎮兵出掠九門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遠繼達繼能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晉高祖立以爲忻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及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

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命治卽位壇爲鞠場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毁莊宗卒毁之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謂以故紙紿我益怒之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使不發書而上之明宗入京師永王存霸奔太原左右請拘之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北京巡檢符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安永信交城人知勇過衆文武兼資爲唐節度使謚忠簡贈太師以上太原府

薛鐵山隰州石樓人官至刺史破黃巢黨克復唐室單騎入長安一時勇智將卒出其右汾州府

李克修字崇遠沙陀部人太祖弟也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爲先鋒遷左營軍使太祖取潞州表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弼戰沒契丹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侯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蓨縣從存審救蓨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從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

舂卒於官

李從璟明宗子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衞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衞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已子從莊宗如汴將士多亡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戰死兖鄆重誨少事明宗明敏謹恪爲安國軍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

彥威決之明宗即位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以天下爲己任四方奏事皆先白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視之曰僞也詰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而後白明宗陰取以入他日按鷹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兎遂却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馬瘠多斃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醴泉令劉知章不時給囘鶻侯三馬械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若此重誨欲內討社稷外制諸侯而獨見之慮禍釁旋生及董璋等反遣石敬塘討之而糧運甚艱明宗欲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

路者不可勝數鳳翔節度使朱宏昭上言重誨怨望宣徽使
孟漢瓊自行營還亦言西人震駭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
拜河中節度使希旨者爭求其過重誨因告老以太子太師
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
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擅制下奔其父重誨驚曰
二渠安得來已而曰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
於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
就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答拜從
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子抱之而呼又擊其首夫妻皆死從
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
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
誨嘗謂潞王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欲陰圖之事不

行及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以上大同府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改容當梁晉時周陽五之勇聞天下為晉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號野乂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必生致周陽五晉王戒德威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德威部下退走章果奮稍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章墜馬遂生擒之梁師退德威取慈隰進攻晉絳戰于蒲縣梁乘勝破汾慈隰既而

德威復取之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潞圍以夾城李嗣昭閉潞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營於亂柳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憂之王喪國中未定而重兵悉屬德威晉人皆恐莊宗召其軍德威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敗梁軍於神山攻晉州再敗梁軍於蒙阬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七萬人擊趙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會德威於石橋進營野河北用德威言退軍鄗邑德威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梁軍橫亘六七里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陣

動不可復整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將兵三萬出飛狐入岐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盡下燕諸州縣圍幽州踰年破之拜盧龍軍節度使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於河上宿胡柳陂黎明莊宗問戰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以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栅完以逸待勞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栅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率銀槍軍

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府朔平

李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後唐太祖愛之賜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嗣本戰歿

史建塘鴈門人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

東追黃巢還過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梁兵夜圍驛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晉王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殺建塘少爲裨校自晉據潞州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塘所殺相戒當避史先鋒王景仁攻趙建塘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周德威擊其左建塘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梁太祖自將圍趙棗強蓚縣以救燕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塘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塘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

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各有所亡失又傳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梁軍多獲輜重鎧甲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討張文禮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攻鎮州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薦之代爲中門使甚見親信莊宗卽位拜兵部尙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用崇韜計擊彥章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崇韜延之臥內盡得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諸將謂成敗未可知請棄鄆與梁而西取衞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

毋相攻莊宗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
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
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
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
眞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
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
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常談何足信也
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
汴用八日而滅梁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
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
謀議居佐命第一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
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多怨之崇韜頗懼乃上書

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或以爲言崇韜曰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累表乞身莊宗不許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從忠武節度使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莊宗患宮中暑溼遣宮苑使王允平營高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庸借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

不起樸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出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請魏王繼岌爲元帥莊宗曰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遂平蜀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當盡去宦官至於騸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切齒莊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莊宗少之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

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少以騎射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淸泰二年爲北面副總管以分節度使石敬瑭之兵三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拒命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九月遼太宗自鴈門入援敬瑭敬達陣於西山遼師以廳騎三千趨唐軍唐軍爭馳之遼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栅晉安遼師圍之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唐遣趙延壽范延光等來救皆不敢前副招討使楊光遠勸降敬達不忍背唐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遼太宗哀其忠遣人收

葬之以上代州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晉王賜姓名為養子從破黃巢莊宗時遷行營都尉侯磁沁二州刺史後代李嗣昭為招討使與張文禮子處求戰歿於陣追贈太尉

安金全代北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為騎將數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於太原莊宗與梁相拒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强起謂承業曰太原晉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今誠憊然尚能為公破賊承業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能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天成中拜振武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鎭二年召還卒

康思立山陰諸部人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戰柏鄉以功遷指揮使役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從鎭保義胥有善政以上歸綏道

右後唐十四人

史匡翰太原人唐節度使建瑭子也尙高祖女魯國長公主沈毅有謀接下以禮歷天雄軍步軍彰聖馬軍都指揮使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兵民愛之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義成軍從事關徹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匡翰引滿自罰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薛融汾州平遙人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宏

文館晉高祖鎭太原爲觀察判官高祖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融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詔罷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郭延魯沁州緜上人父饒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九年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樂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先登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沁州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於官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

李蕘并州孟人署晉祖參謀天福初爲開封推官言屛節避人非久長策出爲脩山令卒

右後晉四人

聶文進并州人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鎭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遷右領軍大將軍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周兵至京師太后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旋見殺

李彥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拳勇善騎射工劒術漢時爲濮州刺史威攝豪猾恩庇善良尤精法律州故有老吏舞文者皆斂戢

劉繼文太原人北漢世祖嫡孫也爲人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歷官侍衛親軍使天會時契丹來問罪輒拘繫行人數輩乃命繼文往賀因請命亦被留不發未幾遼主怒解盡歸使者十六人厚禮以遣而繼文與焉時後主嗣位三年也遼主仍移書令以繼文同平章事繼文歸秉政左右害其寵多譖毁之已而出爲代州刺史國亡復奔契丹封彭城王終於其國初少主之死郭無爲與羣臣議立其弟繼元平章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危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强援無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卒以亡國

王得中上黨人北漢世祖時官樞密直學士賀遼穆宗即位還乾祐七年世祖與周師戰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日時

可戰矣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利豈助我者耶世祖怒曰老措大無妄沮吾軍已而兵果失利乃遣得中送遼將楊袞還因乞師遼命歸報許發兵會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得中道經其地珪械得中送於周周世宗賜以帶馬問遼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知或代爲危之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則國家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遼敗符彥卿於忻口周世宗責得中欺妄殺之

右後漢附北漢四人

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初隸後唐秦王從榮麾下晉開運末趙延壽召置帳下及延壽被執遼將耶律解里統二千騎留鎮

州筠與諸將謀伺間擊之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持兩端匿
家中筠拔佩刀破幕引臂遏再榮行殺傷相當解里棄城去
漢高祖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又
爲北面緣邊巡檢消起兵入汴從敗慕容彥超於留子陂有
功周太祖立遷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累以[illegible]
兵擊敗遼援北漢兵加兼侍中恭帝即位進太尉宋太祖立
遣使加兼中書令諭以入朝筠即欲拒命不得已下拜及延
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涕泣迸諸賓佐
告宋使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未幾遣牙將劉繼
沖等稱臣於北漢主劉承鈞宋太祖遣其子皇城使守節諭
旨筠謀益急遂起兵使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承鈞率
兵來援筠上謁於太平驛見兵衛寡弱內甚悔承鈞封筠西

平王筠自陳受郭氏大恩不敢愛死而周與漢爲世讐承鈞心疑之命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益怏怏留子守節守上黨自引衆南向宋遣石守信等討之敕曰無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太祖遂親征與守信會破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還保澤州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隨進兵潞州守節降除單州團練使筠事母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曰可爲吾曾增福遂舍之及敗愛妾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還鄉里事母以孝聞周太祖居河東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

權每事有疑即從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爲爲内客省使攻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多所參决太祖入立爲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鎭甯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疾卒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太祖世宗皆親重之性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忠正

韓通并州太原人以勇力聞補騎軍隊長漢祖膺帳下累遷軍校歷奉國指揮使乾佑初周祖伐河中知通謹厚命自隨先登身被六創遷都虞侯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周祖委以心腹及入汴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由雷州刺史歷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正授節度移鎭曹州檢校太保世

宗以深冀間有胡盧河東西横亘數百里隄埸非峻不能扼遼師奔突顯德二年命浚治之功未就遼師至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又城東鹿鼓城葺祁州收瘗遺骸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遼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遼人解去征淮南命爲京城都巡檢時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通領其役三年改節忠武又改歸德六年春詔按行河堤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北征爲陸路都部署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董其役師還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移領鄆州陳橋之役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詔贈中書令以禮收

恭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通性剛而寡謀號韓瞠眼其子有智略號崇駝兒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見通及其子畫像於開寶寺壁遽命去之

史彥超雲州人勇悍驍捷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周太祖入汴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晉州北漢來攻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漢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沒於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久無成功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憂忿不食

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右後周四人案舊志人物通詔五代所列最夥然鮮終一姓茲分代著之甄錄如右餘別詳仕實諸錄

李承嗣代州雁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晉王討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刺史王汀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朱玫之亂遣承嗣率兵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轍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前獻行在駕還宮賜號迎鑾功臣拜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錢兩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衛輦轂久安及還屯於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晉王遣承嗣設

伏於榆社以待之邢人旣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甯二年兗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於晉遣承嗣率三千騎假道於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於莘縣旣而羅宏信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大振晉王深惜之如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修好於晉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攻淮南朱瑾帥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青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

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閙晉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爲楚州節度使以張犄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年五十五

史儼代州雁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晉王爲帳中親將驍果絕眾善擒生設伏於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晉王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乾甯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師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十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爲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

大振尋挫汴軍於青口其後并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天祐十三年卒於廣陵

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唐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吳王爲親校積功至都指揮使拒孫儒討蔡儔並有功遷舒州刺史巳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擊杜洪洪兵次鄂州神福望城中積荻藁藁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漫應而未之信時洪方求救於梁王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至灄口舉炬於樹杪洪以爲汴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荊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疊至逆擊於君山大破之軍聲大振會田頵叛於宣州王密召神福討頵頵襲

破昇州執神福妻子且遣使招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顥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顥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行至吉陽磯壇建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暮合戰乘風揚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死者甚衆顥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詣王請發步兵斷其歸路王別遣臺濛擊顥顥敗死即命神福爲甯國軍節度使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卒

右九國吳二八

趙廷隱太原人初仕梁爲裨將王彥章之被虜也廷隱亦爲

唐軍所執已而隨孟知祥入西川廷隱拳勇有智略知祥戲下無及者積功至漢州刺史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唐師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矟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已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遷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公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併兩川之衆可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明年董璋來寇命爲行營馬步都部署將兵三萬人拒之及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取其首以獻知祥旣王蜀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授廷隱留後無何以壘制

擢節度使及稱帝改元明德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其年同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後主立加侍中晉秩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卒諡忠武

趙崇韜廷隱子也少驍果有父風後主初嗣位常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暨死事孤子充之命崇韜爲都知領焉周世宗陷秦鳳將深入蜀境爲崇韜拒退廣政末選其子文亮尚公主加崇韜領武定軍節度使山南武定緣邊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爲宋師所擒

高彥儔太原人也父暉唐宣威軍使彥儔仕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後主嗣位遷邛州刺史改馬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避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累遷匡聖馬軍都指揮使武定軍節

戾使周顯德初王景向訓攻鳳州後主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覲察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後主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末出授甯江軍都制置招討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頓兵白帝廟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帥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縱人主不忍殺我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

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石奉頵一名頵太原人晉高祖宗屬也出帝時官鳳州防禦使晉亡以鳳州降於後主遂爲蜀中名將廣政末宋師入境內後主問策於羣臣頵曰東軍遠來勢不能久聚兵堅壁以俟之敵兵可立走也後主不能從頵竟不知所在

龐福誠太谷人也事蜀主爲牙內指揮使長興初唐兵來征兩川福誠與昭信指揮使謝鍠屯閬州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壁千衙城始至遇唐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趣河橋迎擊之北軍小郤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乃夜引兵數百人升北山顚轉至唐軍營後大呼譟鍠率餘衆操弓弩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唐軍

嶺援遂空營遁去鍠乘勢追襲唐軍於是保劍門人皆稱其有兵略云

侯宏實蒲坂人見鑑戒錄十國春秋作千乘人幼而家貧年十三假寐簷下會暑月大雨有虹自黃河飲水俄貫宏實口良久始沒母見而奇之及覺問宏實有異否對曰適夢濁河取水果腹而歸居數月有蜀僧詣門謂宏實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母呼宏實請相焉僧徐視曰此蜺龍也即非真龍官必顯貴法當離鄉井食祿江海惟欽崇三寶可獲令終已而宏實仕後唐爲河中都指揮使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入蜀隸李紹琛部下紹琛破漢州蜀主將兵執紹琛而宏實與李肇皆爲蜀主所得因命宏實爲牙內馬步指揮副使未幾將兵會董璋攻下閬州先登陷陣甚爲一軍所推彌牟鎭之戰

宏實身在行間董璋敗宏實亦論功爲蜀主即位改奉鑾肅衛指揮使是歲受遺詔同趙季良等輔政進秩侍中歷官眉州刺史甯江武泰節度使一官二鎭皆近大江晚年與造禪院開轉藏經贋甚第宅竟得善終母年八十一後累封太夫人悉如蜀僧所言

張公鐸太原樂平人蜀主初置義勝定遠諸軍以爲都知兵馬使唐長興三年蜀主與東川兵戰於彌牟鎭指揮使毛重威李瑭皆爲所殺而趙廷隱等復失利不前時公鐸居陣後蜀主揚馬箠指之公鐸麾兵而進帥衆大呼所部兵無不一以當百東川兵殊出不意蹂躪披靡死者數千人董璋之敗實以公鐸一戰決勝焉頃之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明德元年與五臣同受顧命後主踐阼加檢校太尉尋領保甯軍節

度使兼平章事廣政四年罷軍使八年卒公鍔少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所至民受其賜卒之日後主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隘惟張公而已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蜀主鎭西川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西川軍昭裔請止嚴無納不聽蜀主卒殺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稱帝擢爲御史中丞後主踐阼之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廣政三年分判鹽鐵久之進左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後主後主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書諫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戒後主不用其言竟無功後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按雍都舊本

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蜀士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後子守素齎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世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右九國後蜀八人

司空薰河東人唐知制誥圖之族子也高季興王荊南薰與梁震王保義偕居幕府遇事時多匡正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藩鎮薰固勸王朝京師用結唐主心時梁震切諫不可而王卒從薰言幾不得脫歸然唐舍江陵而竟先滅蜀者亦薰一言力也薰後事不見於史未知所終

右九國荊南一人 宋舊志人物統入五代所錄止李承嗣史儼趙延隱趙崇韜高

彥傳五人茲據舊五代史十國春秋諸書得十餘人分繫各國附五代後以存其實其終於宋者皆別詳仕實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